

飯牛翁小叢書

黃夷培題

長夜漫漫何時收旦誰否
數盡一子事淺牛後難
止怯自唯岸安也許事
且加餐飯
即也漁父妙冷癮
飯牛老方有道即帝
翁公任堂



飯牛先生命畫供西秋公圖馬





飯牛翁小叢書

服田



序一

自東晉以來。承學之士。始自編其所爲文成集。嗣後日益寢多。蓋皆惜其毛羽。不欲任其散佚。以至零落。今飯牛翁自編所作。其亦猶是意乎。翁博學能文章。所作極夥。余未嘗徧讀之。所見者僅一鱗一爪。散見於雜俎中者耳。雖嘗鼎一臠。亦足以知全味。顧終以未窺全豹爲恨。旣而鄭子逸梅告余。翁將輯其數十年所爲文爲一編。擷其英而刪其蕪。以文之多而類之別也。故名之曰叢。又冠之以小。翁之謙耶。余聞之而喜。逸梅謂余。然則盍爲序之。余曰。諾。或曰。鴿子奈何於佛頭着糞。則應之曰。鴿無知者也。然而有佛性者也。着糞而佛不怒。則聽之矣。拄杖室主許息齋序。

飯牛翁小叢書

序



二

序二

曩年在吳門。閱吳語報飯牛翁之詞章。婉婉詠諧。盡成妙諦。當時蘇之人。幾靡不知有吳語報。更靡不知有飯牛翁。家絃戶誦。無以異於放翁詩也。然細闡其命意所在。蓋語含鍼砭。細入毫忽。琢詞選意。尤饒深慨之思。而寓微諷之旨。固識其非等閒凡手之所能。然亦祇以爲東方滑稽之流耳。逮前歲得逸梅介。爲鑽報撰稿。於是多讀飯牛翁之述作。旦夕諷誦。如親譬欬。於以知翁固耆年碩德。淵淵儒者之風。而枕經靡史。振筆合古。一欬一唾。何莫非先聖昔賢之遺意耶。夫文章之陵替也久矣。文章之道。大者爲經。爲傳。爲鴻編。爲巨著。爲名山不朽之作。爲經世載道之言。小者爲詩。爲詞。爲歌曲。爲寓言筆記。爲稗官小說家言。凡發於心。運於腕。以形於筆底者。孰不足以文章稱哉。然曠觀今之所謂文人者。朝有學。夕卽傾以炫世。如負販之於貨物。然試視其所作。狂妄者誇張忘本。恣作囁嚅。以自鳴其爲經綸。狷黠者支離作態。好行邪僻。以自矜其爲巧智。若是者以之沽名賈利也則可。而其去道也蓋遠矣。至若養氣蓄德。博通廣覽。

以抵於學也。姑弗論。卽彼詩詞歌曲寓言筆記稗官小說家言。言之雖若小。其爲文章之道。則無以異。夫惟能大者。斯能言小。能及乎聖經賢傳鴻編巨著名山不朽之作。經世載道之言者。斯可言詩詞歌曲寓言筆記稗官小說家言。則是根深而祇固。方見夫枝葉之鬱茂也。若咸飯牛先生者。其庶幾乎。先生老而彌健。終其生。寢饋於書。能揣摩而入乎化。其從事於筆墨者。蓋數十年。心聲之發。何止數百萬言。今者將整理以付剞劂。曰飯牛翁小叢書。中凡高文妙著。筆記詩話。吟草尺牘。諧語雜俎等類。包古孕今。摘華擷雋。以作詩詞歌曲寓言筆記稗官小說家言讀之固可。卽作聖經賢傳鴻編巨著名山不朽之作。經世載道之言讀之。固亦無不可。其名叢書也。而曰小者。蓋自謙也。若飯牛翁者。所謂能者固無所不能也矣。甲戌初夏吳江金芳雄季鶴序於小江山館。

題詞

與老友飯牛翁不通消息者久矣。頃聞逸梅詞兄述及將有小叢書之刊布。爲題四絕。並以奉懷。卽乞 削正。

一塢細桃依舊紅。牛郎忽忽已成翁。笑嬉怒罵人間事。都付生花寸管中。
墨不磨人人自磨。磨殘歲月悔蹉跎。天真爛漫輸君好。蒼萃叢編樂趣多。
書城坐擁勝封侯。珠玉珊瑚一網收。敢笑雕蟲真小技。才人文字總千秋。
塵夢勞勞感百端。客窗信手輯叢殘。騷壇卅載休回首。碧海紅桑此飽看。

三十年前之瘦蜨今日之次盦拜艸



飯牛翁小叢書總目

●卷一 牧牛庵筆記

●卷二 綠杉野屋詩話

●卷三 紅樹樓吟草

●卷四 雙魚館尺牘

●卷五 天問閣雜俎

(一) 書畫小記

(二) 書壇清話

(三) 楹聯輓對

飯牛翁小叢書

總目

(四)墓誌

(五)日記

(六)祭文壽序

(七)婚詞

(八)道情

二

飯牛翁小叢書

餘姚戚載飯牛著

●卷一 牧牛庵筆記

奚囊佳句

唐代王摩詰五言句。宋時陸務觀七言詩。俱有畫意。他人總不能逮。卽書作楹聯。亦復清華秀曼。近若鐵沙奚囊。頗媲美二賢。如山亭開放鶴。水柵靜眠鷗。歸漁肩負網。沽客手提壺。又茶鼎吟縈烟篆碧。硯屏深護夜燈紅。風寒畫檻鸚鵡初睡。月滿瑤階鶴未歸。紅葉亂山樵子徑。白雲古樹野人家。倘教荆趙關黃壁。箋寫出。自得神與古會。

王翰如

東洞庭王氏。爲前明文恪公之裔。稱吳縣巨族。迄今子孫繁衍。賢愚不一。有名毓桂字翰如者。行商于黃歇浦濱。賣書畫箋扇爲業。年五十餘。省衣節食。敏事慎言。從未喜怒見于面。交友出諸誠信。若酒肉徵逐之朋。視同眼刺。海場十里。乃天下繁華淵藪。流寓其間者。往往不自檢束。

甚至難于收拾。床頭金盡。無面見故鄉父老。吾願滬上少年子弟。以風流揮灑自命者。翰如先生可師焉。

僞君子不如眞小人

孟子盡信書。則不如無書。此二句。非聰明磊落。直截痛快之眞聖賢。誰肯道破。余生平最恨假道學。曾謂與僞君子交。不如與眞小人語。王莽僞君子也。周處眞小人也。王莽文過。周處改過。文過則君子反不如小人。改過則小人終得成君子。古今來誤國害民。大半出於僞君子。蘇東坡謂世間萬病皆可醫。惟俗不可醫。戚飯牛曰。天下萬事皆可挽回。惟僞不可救藥。一俗一僞。爲兩條最壞路徑。俗字從人。僞字亦從人。可見俗與僞皆人所爲。君子小人。於是乎分。

遊味蘊園

戊申暮春三月。天氣晴和。余與江都秦琴鐵沙奚囊。同遊海上之味蘊園。汲泉品茗。閒吟詩句。秦云。風雲遲暮美人老。彈罷青溪一曲琴。奚云。前身我是李長吉。膽有傳家破錦囊。二君子皆以雅名砌入句中。爲韻。余則云。今日相携無別物。友朋贈我一囊琴。蓋調之也。

奚燕子

填詞不難於風流綺麗。而難于感嘆蒼黃。姜白石張王孫風流綺麗也。秦郎中蘇學士則感嘆蒼黃矣。然古今詞人。恆河沙數。能別出一格。獨成專家。談何容易。南雁召稼村美參軍詠燕詞。調寄一斛珠。玳梁來去。舊時王謝今何處。烏衣巷口斜陽駐。春社年年。憐煞差池羽。綠水人家須記取。雙雙玉剪拋紅雨。芹泥覓得商量補。隔斷珠簾。花底喁喁語。是合風流綺麗感嘆蒼黃作一氣。宜其享盛名。同社皆呼之曰奚燕子也。賀鑄以梅子黃時雨五字稱賀梅子。當與奚燕子爲古今詞壇二子。

題畫

昔賢五日畫一水。十日畫一石。古語畫成陽宮殿。易畫阿房一炬難。畫舫艫千里易。畫八月潮勢難。個中甘苦。非吳道子王摩詰滿壁滄洲之顧虎頭誰解辨此。管仲姬畫竹。蕭疏勁直。涓涓似滴淚痕。孔雀庵主畫蘭。清幽澹宕。淵淵若出香氣。婦人家之筆墨。遠勝於士大夫多多。奚刁筠仙畫桃花一幀。艷紅麗粉。彷彿對春風憨笑。徐熙沒骨。憚恪折枝。合筠仙稱古今三絕藝。

顧文彬

元和顧文彬太史子珊。生於桃花塢唐解元舊宅。釋褐後。遷居城南鐵屏巷。巷有周康王廟。廟之東偏。卽太史之住屋。西偏乃其所建專祠也。著有眉綠樓詞。怡園好六百首。眞萬古千秋未有之奇構。怡園爲太史晚年游宴之地。在蘇州護龍街飲馬橋嘉餘坊裏。

雞心石

蘇州舊城門凡八。今去匠門蛇門。祇存六門。其詳載唐代陸廣微吳地記。婁門門閘中間。安置巨石一方。約尺有咫。俗名之爲雞心石。相傳鎮壓之物。府縣志未載出處。不知其何所取義也。光緒乙巳丙午年。夏秋之交。城鄉小民多爛脚症。腿脛浮腫。不良於行。遍覓方藥。並難奏效。一日喧傳欲治此症。非婁門雞心石不可。於是男婦老少。皆持短鐮磨錯。僅五六日。頑石已嵌空玲瓏矣。

香奩句

古詩云。北風吹裙帶。細語人不聞。寫情到此。可謂極頂矣。溫李無題。不過風流蘊藉。猶難得溫

柔本旨。若金壇王次回之疑雲疑雨。直淫歌邪曲耳。何足稱香奩體哉。鐵沙奚囊詩。明月未來先捲幕。梅花落盡罷薰衣。十四字好色不蕩。得國風遺意。並覺有一娉娉嫋嫋十三餘之女孩兒。在薛濤箋上也。

願轉女身

榮啓期三樂。人生得爲男身。亦在三者之中。似乎女之不幸矣。然千古英雄豪傑。往往被困於巾幗手中。則又何樂於爲鬚眉哉。唐太宗時有不重生男重生女之謠。未始無獨見地也。宋詩來生再入塵間世。願作紅粧絕代人。我望普天下齷齪魯丈夫。早持心香一瓣。向觀自在大慈大悲佛菩薩面前膜拜。速求轉輪也。

殺人利器

豪士殺人以刀。不若辯士殺人以舌。辯士殺人以舌。不若文士殺人以筆。然以刀殺人者見血。以舌殺人者聞聲。以筆殺人者存跡。總不如桃花面楊柳腰娉娉嫋嫋纖穠倩麗之美。紅顏殺人於溫柔羅綺叢中。渺無形影。能使被其殺者。至死而不自覺。並可使欲殺人以刀之豪士。以

舌之辯士以筆之文士。皆入其一笑一顰一哭之牢籠。而甘心授首。噫。可畏哉。

哭笑不得

人生百歲。雖曰一瞥。然身所經歷。目所經見。耳所經聞。其間離奇駭怪之事。不知幾千萬億。正有哭之不能盡我淚。笑之不能竭我聲。無可奈何。不堪言狀。祇有付諸仰天長嘆而已。嗚呼。腐史所謂尙何言哉。尙何言哉。

幾生修到

庭中廣植名花。當清晨汲井泉水。呼僮澆灌。主人披巾叉手。閒數花朵。旭日曠曠。高挂屋角。度亞字牆曲。綠闌干。橫枝側葉。影颭扶疏。忽粉蝶一雙。飛來衿袖間。栩栩然有親人之意。撲之不去。如此燕居清福。誰人修到。領略仙乎仙乎。

人不如物

禽中鴛鴦。獸中狼狽。介蟲中蛤蚧。花中並蒂蓮。皆生死同命。不可片時離別者。人之夫婦。亦此類也。然晚近叔季之世。往往鼓盆之聲未終。斷琴之弦已續。寡女之繭初縑。文君之爐忽易。人